



(明慧记者纽约报道)美国纽约号称“世界之都”，这里几乎汇聚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人群；而纽约的时代广场则堪称“世界之都”的心脏。每天这里不仅交通拥挤繁忙，同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光顾。可以说这里是世界上最热闹繁华的街区。二零一零年九月三至五日，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云集纽约，举办了为期三天的包括国际法会、大型炼功、集会和“呼唤良知 停止迫害”的游行等一系列活动。

二零一零九月四日上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第七大道上，从四十二街至三十九街间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六百多名修炼者在一片喧嚣中表现得祥和和从容，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纽约人的注意，舒缓优雅的炼功动作令人们纷纷驻足留影、问询，还有的停下来直接跟着学。

来自纽约的法轮功学员阿米尔在炼功的间歇中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学员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些人从修炼中获益，他们希望其他人不仅了解这个功法的特性，而且希望告诉人们——这种优美的功法在中国是受到迫害的。

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君(June)向过往民众介绍了她三年来的修炼体会：她自幼习舞，但是依然感到身体僵硬。通过修炼法轮功，她感到身体彻底放松了，而且她觉得这不仅因为功法的动作，可能更多的是因为她开始修炼后，心灵改变了。她从小认为，每个人在内心都有

在世界最繁华的闹市炼功



■ 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时代广场集体炼功

一个想做好人的种子，人们应该爱护、培育这颗种子。她觉得，法轮功教人们要“真、善、忍”，而“真、善、忍”鼓励人们去培育心中的那颗种子，为此她心里充满感激。

与先生一同路过的李察兹女士说，他们曾在二零零七年及零九年两次去中国，去之前曾阅读过关于法轮功的报导，也知道中国当局对法轮功做的负面宣传，但是到了中国后，所有跟他们谈过话的人说的都和中国当局宣传的不同，他们说实际上他们(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还有更糟糕的事发生，他们(中共当局)把人们从家中带走。这让人很难过。

家住布鲁伦的乌克兰裔舞蹈老师玛丽安娜·布卢姆站在法轮功学员旁边，边看边学了近一个小时，她说感觉非常好，好象灵魂都自由了。她以前从未听说过法轮



■ 法轮功学员在纽约中国城的罗斯福公园集体炼功

功，也不知道法轮功被中共迫害这件事，但是她明白，共产党就是那样——因为她生于乌克兰，知道在苏联时期，也有很多人被害死。

“真、善、忍”令她想到神对人的教导。◇



人能超越梦想吗？

刚入小学我就很快尝到了苦头：同桌为了多占一块地方会用铅笔扎进我的肉里；有时因为我讲一句不合适的真话，放学后会受到报复；甚至老师在我成绩不佳时也会羞辱、虐待我……

初中时环境更糟，男同学热衷于讲黄色下流的事，或交流各种整人经验；女生安静些，但也在传看叫言情小说的东西。我呢，耳濡目染，习以为常。

到了高中，我已适应了周围的污浊与肮脏，有时还主动接触那些不良学生，并在压力下向他们学些原本被我唾弃的生存法则；我开始叛逆，后来甚至出了格。

我从小就想做一个好孩子，可是我这天真的梦想却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失落了。

有一次，我捡到两页旧杂志纸，上面残存的是一篇关于濒死体验的文章，介绍一个大学教授在“文革”中无法忍受学生对他的羞辱而自杀，然后经历灵魂离体的体验，他的灵魂从身体飘出，飞到高处俯视着自己苍白的身体、医生抢救、朋友献血的全过程；他最后受到感动，灵魂返回身体。

这件事对我的震撼是难以想象的，引发了我内心深处的思考：如果人有灵魂，那么就有前生与来世，也就是说，本来就有一个我，未来还会有我，这个肉体并不是真正的我。那么真正的我到底是谁？虽然我没能找到答案，但我意识到了神的存在，我开始质疑我一直坚信的“无神论”，进而认识到中共也是一个宗教，它给人们灌输的是马克思的教义。

我有时记下我的想法，一位同学看到说：“你反革命呀！”这就是中共的可怕，会让一个高中生如此敏感地置疑我的思想在犯罪。我的思想应该(接第2版)

（接首页）和任何人一样是自由的，我想这也是一种天赋人权吧。毕业时，我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道：你很大真，希望你永远保持这份人生财富。我现在认为这话是神对我的提醒，让我回想起自己那最初的梦想：做个好孩子。这么多年随波逐流，我已差不多把它忘了。

临近大学毕业、找工作，无情的现实更是差一点击碎了我的梦。我烦躁又无奈，甚至有一次给父亲写信，想讨教点“阴谋诡计”来应对这个世界。那个梦想被我深深地埋在心底；可现实中，我却越滑越远。

就在这时，一九九六年五月，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接触了法轮大法（法轮功），我一口气读完了大法著作《转法轮》，我想这就是我要找的，我就是觉得“真善忍好”。我走入了大法修炼，心里很踏实，隐约感到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

开始时，我不知道怎么修炼，后来渐渐明白了：原来大法修炼直指人心，就是在正常的工作与生活中，渐渐去掉各种不好的人心，按照宇宙最高法理“真善忍”去做，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比好人还要好的人。我同时意识到了修炼的艰难，眼看着物质利益被别人抢去时能不动心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能忍得住吗？实践中发现：大法的力量是超常的，我那已变得自私冷漠的心开始溶化了。我觉得心中充满了力量，我第一次可以理直气壮地做个好人了。我收起了我的玩世不恭，开始认

真面对生活。

结婚后，我和妻子一起帮助岳母照顾瘫痪在床的岳父，帮他活动身体，给褥疮换药，洗澡、喂饭、处理大小便，什么都干。有一次，岳母喂岳父一块苹果，岳父被卡住了，吐不出、咽不下，无法呼吸，脸都憋紫了。岳母、妻子都吓哭了，我急中生智，帮岳父嘴对嘴吸了出来。尽管我尽心尽力地做，可岳父母的情绪不稳定，有时还发脾气、斥责我；他们的儿子、儿媳也猜测我是不是有什么企图。有时我心里很苦，可是凭着对“真善忍”的信仰，我想着师父的话“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我对他们宽容体谅，从不计较，一直到一年后岳父去世。我岳母、小舅子和亲戚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他们感叹：“大法弟子太好了，我们全家人应高看人家一眼。”

有一次，我帮岳母照看商店，半夜有人买东西，我睡眼惺忪地收下一张百元大票，天亮一看是假币！怎么办？我不愿受骗，还能去骗人吗？烧了它！也不能让岳母受损失呀，我掏钱补上吧。事后也没和岳母提起过。

十年过去了，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在大法中净化与成长，在魔难中锤炼与升华，成了一个坦荡、超脱、无私而快乐的人，完全超越了自己的梦想！如今大法传播到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一亿人修炼。我想这些修炼人都象我一样有自己的神奇故事，这些精彩的故事都在证实着法轮大法的真实与伟大。（文／金光）

△

子开好，我们已经交了钱，只等下午上班后再做检查。

我们就在医院门厅等着。在这时来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听说是被车碰着胳膊了，但表面连皮都没有破，也没有肿，准备到下午做各种检查，还准备要钱呢。我当时很害怕，以为自己辛辛苦苦打了半年的工挣得的钱，这下都得花了，说不准够不够呢。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大姨不但没有要钱，还把我们已经交的400多元的检查费退给了我，她说：“你挣钱也不容易，大姨没事的。”

医生都说，脑袋上有个口子，需要吃消炎药，打破伤风针等，这位大姨都说不用。最后没办法，医生只好让大姨在出了事情自己负责的纸上签字。就这样，大姨走出了医院。

但是，我害怕她的伤口发炎，也一直劝她买些药或打一打针，都被大姨拒绝了。第二天，我买了好吃的东西去看她，最后她也没收，并且告诉我以后不准再拿东西了。看得出，大姨并不是个凡人，她的行为和一般人不一样。

第三天，我再去看她时，她头上的纱布已经拿掉了，几天后，她的伤口完全好了，连疤痕都没有，胳膊上擦伤的地方也早就好了。

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大姨告诉我：她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她所做的一切，全是按照他们师父的要求做的，做个好人，做更好的人，为别人着想的人。她真的做到了。大姨的言行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我开始发现按照“真善忍”做人真好，发现了法轮功的美好。我准备破网进一步了解法轮功，这将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普通青年：人间真的有好人



■1998年5月，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集体大炼功

我是一名普通青年，刚刚走出学校的大门。学校的教育使我从未怀疑过电视等媒体和教科书中对法轮功的宣传会是假造的；我也不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一件事让我了解并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美好。

2010年7月2日，和往常一样，我在为工作忙碌着，也许是自己太过于心急，把一位同方向骑电动车的大姨给撞了，当时她脑袋流了好多鲜血，上衣、裤子、鞋上都是血。此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吓坏了，心里也有些慌乱，急忙把大姨扶了起来。看得出，大姨比我冷静很多，还一直不停地劝我说：“没事的，大姨没事。”但是，我坚持把大姨送到了医院。到医院后，医生正准备下班，只是简单地给包扎上了，并把做CT、化验等单

（明慧网通讯员 9 月 8 日河北报道）今年

残害生命、践踏法制的中共洗脑班

强制洗脑，进而实现灵魂虐杀，精神强暴。

入夏以来，石家庄及河北省各地的所谓“转化学习班”又开始肆虐。所谓的“转化学习班”，披着法制的画皮，实际上是无法无天的暴力洗脑班。中共通过办“学习班”，对自己列为打击对象的人进行无情打击、人身摧残和暴力洗脑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镇压运动中更是发挥到了极致。

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中共在全国开办了无数洗脑班，河北省是举办洗脑班规模最大的省份之一。在河北省各地，这些洗脑班变着花样使用不同的名称，如：法制教育中心、法制教育学习班、法制教育学校、教育转化中心、教育转化培训班等。不管叫法多么冠冕堂皇，都无法改变洗脑班非法、凶残、血腥、邪恶的事实。

四十五岁的闫平均（又名袁平均），家住石家庄市新华区革新街电信局宿舍，以摆摊替人缝补衣服为生，是石家庄市的一位法轮功修炼者。2010 年 8 月 2 日，在石家庄市永泰中街四号门口出摊时，被居委会主任黄某协同新华分局宁安路派出所强行推进早已在院内停放的一辆小型面包车带走。

闫平均的丈夫张运动当天上午回家时，目睹了早已破门而入的宁安路派出所指导员刘永强、片警任选军率众抄家的场景，他们毫无任何法律手续，临走时还强要了 550 元钱作为闫平均去“转化学习班”的所谓生活费。此后，张运动再无闫平均的任何消息。8 月 11 日上午，张运动在单位上班时，石家庄市新华区 610 机构（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遍及各级政府，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突然来人告知，闫平均当天死于位于新华区柏林南路 6411 招待所的秘密“转化学习班”。

据被非法关进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揭露，洗脑班的暴力犯罪手段主要有：不让睡觉；长期非法监禁，强迫坐铁椅子，侮辱人格；毒打，超限体罚，饥饿；使用神经毒剂、经济掠夺；使用下流手段制造痛苦等。

洗脑班开班过程未经任何法律程序，未经登记注册，没有任何法律条文或公开党政文件确认其性质、地位，没有任何的组织章程，不受任何机构监督，拥有不需要任何法律文件而拘禁任何人的权利。从闫平均事件可以看出，工作人员没有执法者的身份却有超出执法者的权力，可以致人死亡而不负法律责任。事实上，据中共自己的宪法和法律，洗脑班已构成“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

中共喉舌曾经洋洋得意地向国内外宣传它们的所谓“转化成果”，宣称所谓“春风化雨的教育感化”，那么，所谓“转化”的实质是什么呢？

所谓“转化”就是洗脑，而且是不择手段的用暴力



■折磨法轮功学员的铁椅子模型

“转化”是中共的独创，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中，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将“转化”之邪恶发挥到了极点。文革时最耳熟能详的叫法是“与……划清界线”。当时，有多少幼稚的孩子，被中共的暴力斗争哲学洗脑，“转化”成凶残而泯灭人性的暴徒；他们和父母“决裂”、往老师额头按图钉、变着花样杀人。事实表明，中共的所谓“转化”，是它们千方百计摧毁受迫害者意志，扭曲人性与心灵为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使受害者失去一切尊严和气节，“好死不如赖活着”。

对于信奉“士可杀不可辱”的中华儿女来说，“转化”是比掠夺、酷刑甚至屠杀、死亡更残酷的迫害和摧残，是精神强奸，是灵魂虐杀。

孙延军，现居美国的大陆知名学者，原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2009 年 5 月 5 日，他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利用宗教科学研究控制和迫害民间宗教团体的罪行。孙延军指出，在中国大陆，宗教心理学手段是“一种比酷刑更残忍、更隐秘、更精致、影响更广泛、更深刻、更持久的迫害镇压手段”，已沦为中共镇压人民的工具。在谈到对法轮功的迫害时，他表示，整个知识界都被卷进了这场对法轮功的批判和迫害中。

对于中共为什么一定要法轮功学员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转化呢？孙延军认为这是对有信仰的人最致命的伤害。“这是对价值体系的摧毁，非常严重和残忍的，会留下很多的创伤。”

而事实也证明了，在这场针对信仰“真善忍”的社会主流民众的十年迫害，使整个社会道德体系急剧崩溃，假恶暴充斥社会各个角落。

八旬老母亲遭蓟县法院警察虐待病倒

（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连日来，河北高碑店法轮功学员闻红军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和残疾妻子因生活无助，到天津蓟县法院要人，被蓟县法官法警们各种方式恐吓，抬出扔到大门外、驱赶，手铐、电棒威胁，叫来公安威胁抓人，推、拉、拽、踢、吐口水。闻红军的残妻还受到人格侮辱，法警们和法院人员学着她的残疾样子嘲笑她、用脚踢她、吐口水等等。闻红军老母亲受虐待终于病倒。

闻红军是家中的顶梁柱，但只因他修炼真善忍，去年被迫害离家，流落到天津蓟县，以修理家电维修生，养活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和手脚残疾并患有癫痫的妻子。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蓟县国保、激溜派出所因闻红军修炼法轮功，将他绑架、非法起诉，蓟县法院庭审。虽然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但十个月过去了，法院至今没宣布结果，闻红军就这样一直被非法关押在蓟县看守所。

从几组经济数字看真相

当法轮功学员讲述受中共迫害的事实时，有人却不假思索就说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给你发工资，你还反对共产党”等诸如此类的话。且不说，在正常社会管理运作中，工资是自己劳动所得，而不是哪个政党赐予的，单从以下经济学家研究的数字，我们也可以看到事实的真相。

从历史的纵向上讲

中国经济占世界 GDP 总量，唐朝 64%，宋朝 39%，元朝 30%，明朝 44%，清朝乾隆时期 51%，清末民初 27%，民国 11 年军阀混战后的孙中山时期 12%，经过 918 之后 14 年抗战和 3 年多内战之后的 1949 年 5.7%，共产党发展 50 多年后的 2003 年不到世界 GDP 总量的 4%。

在人均 GDP 方面，北宋时期中国人均 GDP 约合 2300 美元或者更高，世界第一；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2004 年世界人均 GDP 的排名统计，中国人均 GDP 为 1100 美元，排名世界第 110 位。

横向比较一下，以 IT 行业为例

中国 IT 行业平均年工资约 6 万元人民币，美国 IT 行业平均年工资 7-10 万美元。相似的技能，做相似的技术工作，美国 IT 工程师拿至少 10 倍于中国工程师的工

资，却没有听谁说“没有民主党就没有新美国”，或者谁说“是共和党给我发工资”之类的话。

“经济奇迹”能证明政权合法性吗？

从 1978 至 2003 年 25 年间，中国 GDP 按可比价格运算增加了近 8 倍，年均增长速度为 10% 左右（中共统计的数字）。希特勒实现同样的所谓“经济奇迹”用了不到 3 年的时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远远超过了 100%。是否就可以证明希特勒“伟光正”了呢？而且希特勒在那 3 年中把失业率从 30% 降到零。

30 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证明了什么？

过去共产党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只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在 1957-1976 年大搞社会主义的 20 年里，中国人均 GDP 年增长率为 2.9%，在 1978-1999 年搞市场经济、解除了几十年来对人们经济活动的束缚，实际上也就是搞资本主义经济的 20 年里，中国人均 GDP 年增长率为 7.8%。

这不是在说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中国才会更好”吗？（文／一片石）◇



■ 漫画：统计数据造假

顺神意 察天道

《易经》是儒家四书五经之首经，被历代尊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文化的根，是古代帝王必修之学，也是将相、商贾的必修之术。

相传，在远古的三皇时期，伏羲氏来到通天之河的黄河边，忽见一龙马负图而出，便将其图临摹下来，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作“八卦”，也称“河图”，这就是最原始版的《易经》，其特点是没有文字，以黑白环点示数、排列成图，此图便是神留给世人的遵循上天旨意的方法。后世周文王依据河图推演出文字卦象，所以《易经》也常被称为周易。

《易经》中有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道的运行康健刚常，君子要顺天意，体察天道而行才能够生生不息。现代的人，尤其是

在中共统治下被无神论战天斗地的党文化浸染久了，很难理解正统的神传文明之广袤深邃，把这句话片面理解为“我们应当勉励自己，自立自强”，事实上，稍有社会阅历的人都有体会，很多事物的发展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无论你怎么努力、绞尽脑汁，往往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而有时周密的计划着某事，那件事情好象有意与我们捉迷藏，它绕过我们经历了一连串的偶然、意外之后得到最好的结局，不得不让人感叹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就是因为不相信神意，不去体察天道，所以现代人较古代人生活的更迷茫更无奈。古人要比我们智慧的多，没有网络、电视、报纸，诸葛亮不出门便知天下将三分；夜观天象，便准确预知周瑜死而鲁肃代之；仰面北斗，见一星摇摇欲坠其色昏暗，便知自己命在旦夕，弃剑而叹曰：

“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而另一个阵营的对手司马懿仰观天文则大喜过望：孔明必然有病，不久便死。可见古代的帝王将相胜负均承神意，天命难违。

但看当今，天文异象频频，无数星体更新重组，无数星体爆炸解体，宇宙在进行着一次前所未有的更新过程，人类社会更是天灾人祸连连发生，水灾旱灾、地震、泥石流、死伤无数，人心惶惶，人类如何度过这个不平凡的时代？贵州平塘二点七亿年藏字石直接警示于人：“中国共产党亡”！真心希望更多的人秉持天意，遵循天道，退出这个作恶多端、行将覆灭的中共邪党，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文／蓝月）◇

减灾唯有洗奇冤

文/俯瞰

非典雪灾禽流感，
水旱地震泥石流。
病毒变种季节乱，
天灾频繁有因由。
佛法被诬在人间，
大法弟子冤狱囚。
自古奇冤伴大灾，
人不醒悟祸临头。



■ 贵州平塘二点七亿年藏字石